

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紧接着省图书馆、央视等众多媒体蜂拥而至，“邱师傅一不小心成了名人，木活字也成了县里官方的一张文化名片”。

## 客家人的原乡情结

“看着日常生活经常被主流媒体打扰的邱师傅，我心里真不知是喜是忧……”鬼叔中叹道。

他自己也是客家人。福建宁化建县于唐开元年间，“宁化石壁”是海内外闻名的“客家祖地”。几经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又从这里奔赴五洲四海。据说客家人是出了名的“敬祖穆宗”，比一般人更有寻根意识。

一位导演曾说，“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来说至关重要。”鬼叔中很认同。他也有原乡情结：“农耕生活值得怀念，正如故乡值得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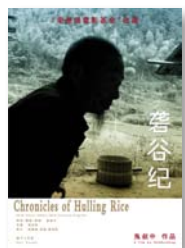
事实上，让他决定拍摄客家风土纪录片的初衷，并非意义重大的文化传承，而是非常单纯的——“追寻少年时代温柔的乡村记忆”。

回忆童年细节，鬼叔中的言辞中充满乐趣与暖意：“夏夜捉迷藏，黑摸摸被迫到水塘里跌得浑身烂泥……带领一帮小伙伴偷袭生产队瓜田，被装睡的守护瓜田爷爷逮个正着……上山砍柴放牛，为捡到台湾空飘传单兴奋不已……”

那时，他住在闽西一带典型的“椿萱屋”木楼民居，房后有片小竹林，是宁化有名的“九竹一田”格局。造土纸、打蓆、织土布、做鼓、手工制米粉、土陶……各种老手艺在此悠悠绵延了数百上千年。



《老族谱》海报（杨韬设计）。



《茗谷纪》海报（漫青设计）。



《罗盘经》海报（杨韬设计）。

只是如今，田园荒芜人不归，乡下的田地不断抛荒，农耕时代正在消亡。

“年轻人宁愿去城里打工当盲流，也不想守住乡村生活。”鬼叔中说，“老手艺人感叹没有年轻人想学了，因为学了也没市场。这个时代传统文化的格局被打破了，文化的脉络仿佛被突然切断了。”

在他看来，“客家人聚居的闽西、赣南、粤东，都山高路远相对闭塞，越是落后贫穷，那一方传统的東西更可能被保留得完整些”。对纪录片工作者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宁化县的4镇12乡，下辖200多个村庄。鬼叔中的纪录片已经深入过其中许多个。“我家客厅贴

着一张大大的宁化县行政地图，很想走遍宁化每个行政村和大部分偏僻自然村。”他说，“这两年重点在对各个村子稀奇古怪的民间信仰和古村落进行地毯式搜寻，想整理一份本县民间信仰图谱。”

他相信，“要深入一地的民俗民艺，民间信仰是一很好的切口——乡村的族权、政权在消弱，神权还是无所不在地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 旧时代的一曲挽歌

很多人都会用“充满诗意”来形容鬼叔中的纪录片。对民俗节气的敏感、静谧安宁的声画、简单隽永的片名，都很符合人们对诗歌的认识。而极少的解说词、原生态的影像表达，又让它们明显区别于科教纪录片。

“有评论也曾表示不满，说我的纪录片仍然是诗人情怀满天飞，鬼叔中终究还是那个写诗的家伙！”即使在说这话的时候，鬼叔中仍然带着窃喜。他喜欢自己的纪录片里带着诗歌的养分。

从事纪录片拍摄才短短5年时间，鬼叔中已经记录下大量客家民俗和传统手工艺——“我的纪录片就像是旧时代的一曲挽歌”。

2011年拍《茗谷纪》的时候，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茗’将会是汉语世界里注定要消亡的一个字。以后根本用不着嘛！除非又回到小国寡民的大山生活。”

“茗谷窸窣，碓米落锅；雷公轰轰，雨子点点；驮张脚锄，游天井。”——这是昔日流传于闽西客家的一首童谣。“茗”则是一种沿用了几千年的脱谷壳工具。片中，鬼叔中找来钉茗的师傅，为他钉制一台已经被机械碾米机取代了的土茗。“他把一份out的手艺做得一丝不苟、不温不火，正如他的纯朴、本分、怯于言谈、口齿不清，这个中国版图上最底层的山村老实人，把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像小溪流水一样……”

再来是2012年的《罗盘经》。跟《玉扣纸》、《老族谱》一联系，“有人怀疑我有意在拍四大发明。”鬼叔中笑说，“其实我没有那个野心，否则我势必要去拍火药啰……”实际上，“罗盘”是当地看风水的工具，《罗盘经》记录的则是宁化民间流行的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捡金再葬、降神做醮之类的“迷信大全”。——这一次尝试，他的深入民俗，正是从民间信仰入手。

和《罗盘经》相比，《采菇记》要简单得多——“只要山林还没被无良商人们剃光，每年夏天，一阵雨过天晴，红菇菌子还是会长出来。时间不等人，红菇更不等人。天蒙蒙光，满山遍野的采菌人，撞见菌迹时，那激动兴奋、那贪心不足……”拍摄《采菇记》对鬼叔中而言就仿佛回到少年，又重温了一次乡村经验。

山歌童谣、四季物候……“我拍了大